

• 商 恺 •



当代中国记者丛书

大地笔踪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

DANGDAI ZHONGGUO JIZHECONGSHU

当代中国记者丛书

● 商 愷

大地笔踪

● 湖北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吴楚光

装帧设计：尹 光

大 地 笔 踪

商 恺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插图：6

武汉书刊发行联合公司发行

字数：196,000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84年12月第1版

开本：850×1168 mm 1/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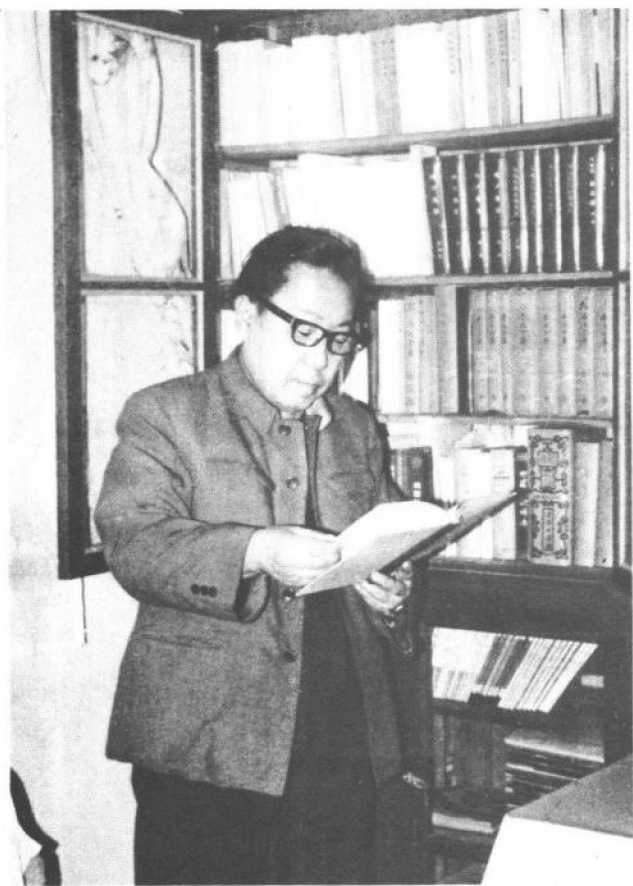
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张：9.5

印数：1—30,000

统一书号：3106·702

定价：（胶面）2.35 元
（卡面）2.55 元



商恺同志系山东茌平人，一九二二年生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，他从事地方工作，兼为报纸撰稿。一九四八年任《人民日报》记者。他所写的《雁门关外》这组通讯，受到人们的重视。商恺现为《人民日报》记者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。

前言

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。我国的新闻事业蓬勃发展，报纸种类之多，发行数量之大，广播电视覆盖面之广，新闻从业人员之众，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。《当代中国记者丛书》的编辑出版，既是适应新形势下的新要求，又是新闻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。

《当代中国记者丛书》拟先出两辑，六十余册，约一千五百万字。第一辑为记者的自选集，第二辑为各省、市、自治区记者的多人集。计划两三年出齐。在这样短的时间里，集中出版卷帙浩繁的记者丛书，在我国历史上还是头一次。这清楚地表明，《当代中国记者丛书》的出版，既是新闻界的大事，也是出版界的壮举。

记者的作品，是时代的记录，历史的见证。《当代中国记者丛书》是从抗日战争时

FM 87/06

期编起的。它记录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，重现了战争年代的重大事件，描绘了建设时期的风流人物，同时它也反映了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过程，汇集了我国新闻事业的珍贵史料。当然，一本书，一篇文章，只不过是一个音节，一个片断，顶多不过是一个镜头，一个插曲。同我们所处的时代相比，实在微不足道。但是，把这许许多多的音节、片断、镜头、插曲汇集在一起，不就是一部宏伟壮丽的史诗？

《当代中国记者丛书》的作者，不少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。他们当中，有的在敌人后方办报，有的在战火纷飞中采访，有的经历了战争锻炼才做了新闻记者。总之，他们大都经历了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。到了和平建设时期，他们又投身土地改革，奔赴建设工地，哪里有生活，他们就出现在哪里。他们以人民的欢乐而欢乐，以人民的忧愁而忧愁。这一代记者，对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在有的政治运动和十年动乱期间，他们当中有些人坐过监牢，受过酷刑，下过干校，挨过批斗，直到八十年代前夕，才重新获得了执笔写文的权利。如今，他们还在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，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。现在编选他们的作品，荟萃报纸的精华，是历史的需要，现实的需要，也是未来的需要。

我们知道，丛书并没有达到理想的高度，特别是抗日战争前期的作品，粗犷有余，细腻不足，不少作品还停留在事实的简单叙述上。然而丛书的可贵性，可信性，也正在这里。我们相信读者是能够理解的。

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，周恩来同志用《旅欧通讯》的

形式把欧洲革命介绍给国人。瞿秋白同志同样是用通讯的体裁在报刊上宣传共产主义，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。邹韬奋、范长江也都曾采用通讯，宣传救国救民、振兴中华的道理。几十年来，通讯成了我国报纸的重要特征，和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一种报道形式。《当代中国记者丛书》也是从通讯着手编辑的。下一步，我们将编选出版记者写的其他体裁的精华作品。对青年记者的作品也将陆续选编出版。

在《当代中国记者丛书》和读者见面的时候，我们向负责出版丛书的湖北人民出版社、向发行丛书的武汉书刊发行联合公司、向出版丛书第二辑的人民日报出版社表示敬意。

《当代中国记者丛书》编辑委员会

一九八四年八月于北京



目 录

雁门关外.....	1	1
绿荫深处访右玉.....	23	2
黄河乳汁育宁夏.....	31	3
银北流水淙淙.....	38	4
淇河笑声.....	44	5
风雨鹰厦线.....	56	6
长江在呼喊	104	7
唯见江水天际流	112	8
繁忙的胶东半岛	119	9
贺兰山麓	127	10
锁沙龙	133	11
解开了手脚	139	12
走出绝境	144	13
海河去来	149	14

I

汾水两岸	158	15
深山送暖	177	16
雪后访溜村	185	17
改天换地	195	18
桑干河畔话减仓	209	19
后 记	297	

雁 门 关 外

七八月间，我们去山西省雁北地区，作了一次愉快的访问。那里没有春天扑面的风沙，没有炎夏炙人的酷热，更没有寒秋萧瑟之感。辽阔无际的田野上，万物繁茂，牛羊遍野，一派丰收景象。

雁北，是山西省雁门关以北地区的总称。面积两万二千平方公里。它的东南面横列着苍翠的恒山山脉；西北面绵延着洪涛山和采掠山，中间是一狭长谷地，称大同盆地。著名的桑干河，从盆地中央蜿蜒而过，故又称桑干盆地。在古代，这里曾是一个森林密布、水草丰美的地方。自春秋战国以来，两千多年连续不断的战争，封建统治者长期的胡伐滥垦，森林草坡，毁坏殆尽，地表失去保护，气候失去调节，风沙为虐，干旱威胁，暴雨成洪，盐碱浸蚀，一系列的自然灾害，频频

袭来，从而使雁门关外这块富庶而美丽的地方，变得地瘠民贫，一片荒凉。记得古代一位无名诗人，写过一首题作《关外吟》的诗，描绘了雁北的苍凉景色：

雁门关外野人家，
不养桑蚕不种麻。
百里不见梨枣树，
三春难得桃杏花？
六月雨过山头雪，
狂风遍地起黄沙。
说与江南人不信，
早穿皮袄午穿纱。

十多年前，我曾旅行于京包同蒲道上，观景读诗，虽然觉得诗中不免有些夸张，但仍不失为对雁门关外的真实写照。如今，十余年过去了，旧地重游，倍感亲切，雁门关外，已经容颜初改，换上了绚丽的新装。

出 雁 门

从太原乘车北上，穿过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，进入忻代盆地以后，火车便一直沿着滹沱河宽阔的河谷前进。到代县，换乘汽车继续北行数里以后，一列巍峨的高山迎面而立，这就是著名的勾注山。因“山形勾转，水势注流”，故名勾注。勾注山两峰夹峙，形如巨门，据说每年大雁飞出其间，故又

名雁门山。被称为“天下九塞，雁门为首”的古雁门关，就设在两峰之间，紧紧地扼住了南北交通的咽喉，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敌”，形势十分险要。战国时代赵将李牧，曾经在雁门山下击败匈奴兵十万；宋代名将杨业，也曾几度进出雁门关，大破辽兵。据地方志的记载，雁门关最早建于唐代，关址设在雁门山的绝顶上，到元代被毁，明初始移建于现在的地方。如今，关楼已毁，高大的关门尚存，衬托在万重云山之中，仍不减当年的雄姿。

关门外边，有一个小小的山村，称作雁门村。一位名叫王殿奎的老汉告诉我们，雁门村原有四十多户人家，在抗日战争时期，房屋全部被日军烧光，村民四散逃亡，直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胜利以后，才陆陆续续回来了二十多户。他们组织起来，经过十多年的辛勤经营，终于在废墟上建设起了新的家园。你看，一座连一座的新房，欢乐的儿童，成群的牛羊……山村虽小，到处充满了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离雁门村前行，是一条深长的峡谷，危崖峭壁，坡陡路滑。谷中行人稀少，只有一缕清澈见底的溪流，泛着白色的浪花，发出淙淙的响声，紧随着我们急促地盘回而下。金代诗人元好问，过雁门关时写过这样的诗句：“鸡声未动发南楼，涧水随人向北流”，“峻峭石蹬依高梯，穷谷无人绿树齐”。诗人如果不亲临此地，是不会如此逼真地描绘出这幅自然景象来的。

沿着峡谷，前行二十里，便到了谷口。谷口耸立着一座古城堡，雉堞整齐，堡门深厚，名叫新广武，据说也是明代所筑。从建筑的布局看来，定然是雁门关的外卫。登上古城

堡的戍楼，仰望谷口两边高插云霄的山峦上，边墙蜿蜒，堡垒林立，落日的余辉，映着低垂的积云，更渲染了古边塞的气氛。

大地园林化的雏形

出了雁门山口，视野顿觉开阔，前面莽莽苍苍地展现出一片坦荡的平原，这便是大同盆地了。古人所说的“塞上”，就指的是这里。

夏日的早晨，广阔的原野上，空气格外清新。这时候，汽车已进入朔县境内，在通往县城的公路上飞驰前进。朔县为古朔州地。提到“朔”字，人们往往联想到一幅“枯草黄沙满目哀”的塞上荒凉图景，这不能责怪诗人们的描写，不良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，过去确实给这一带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过无穷的烦恼。朔县位于大同盆地的西南部，它的东南面云山万重，阻止了海洋暖湿气流的北进，它的西北面有几道较大的风口，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的冷空气经常来袭。年平均气温在七摄氏度上下，降水量为四百毫米，绝对无霜期只有一百二十多天。风多雨少，寒冷干燥，是这里的气候特点。每年春冬两季，狂风卷着黄沙，日夜刮个不停，它不但吹走了积雪，地冻很深，使土地变得更加干燥，而且农田表层的肥土，也被刮走，变成一片砂砾，从而使土地质量逐年变坏，粮食产量逐年降低，过去人们经年过着吃糠咽菜的苦难日月。

现在，朔县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了。从车窗中望去，只见水渠纵横，绿树簇拥，农田和牧场紧相接连。农田里，玉米

舒展着宽阔的叶子，高粱挺胸昂首节节直上，黄色的芥子花、蓝色的胡麻花、白色的马铃薯花，组成了一片片绚丽的花坛。牧场上，牧草柔嫩而肥美，好象绿绒绒的巨幅地毯，满载着黄牛、白羊和散乱的马群。这一切，都是朔县人民十年来在改造大自然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果。

在朔县，我们参观了北旺庄农场。到了北旺庄，好象完全置身于园林中了。清风扑面，树叶发出沙沙的音响，流水潺潺，空气湿润而清新。在大约四万多亩的土地上，宽阔的林荫道，笔直的引水渠，茂密的防护林带，纵横交错，构成了整整齐齐的五十多个方格，登高鸟瞰，好象摆下了一副巨型的棋盘。棋盘的每一个方格里，有的种着小麦、莜麦、马铃薯；有的种着高粱、谷子和玉米，也有的栽着果树，或是铺展着密丛丛的苜蓿。这里俨然是一幅大地园林化的缩影。

北旺庄农场建场整整十年了。为了回溯十年建设的历程，场长陈桂显同志领我们参观了农场的展览室。展览室里还保存着建场前的几张照片，照片上显示着迷迷蒙蒙的一片沙荒，没有树，没有草，更没有庄稼，只有风吹沙走留下来的一道道深沟。沙丘后面，露出几簇破烂窑洞，不用问这一定是从前的北旺庄了。北旺庄在明代以前叫桑家堡，原是一家地主的庄园。后来，地主被风沙赶走了，留下了一二十户佃农，在风沙的空隙里，种着几十亩沙荒地，十年倒有九年没有收成。他们感到桑家堡这个村名太不吉祥了，便将它改成了北旺庄。但是，时光过去了几百年，北旺庄并没有象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兴旺起来，相反地，却一年比一年更穷困了。到朔县解放的前夕，北旺庄的居民差不多逃光了。

陈场长今年五十多岁了，农民出身，有一手熟练的庄稼活，抗日战争时期打过游击。一九五二年春天，党派他到北旺庄沙荒地上建立农场。建场的第一年，他们在五千亩的面积上播了种，结果有两千多亩被风刮光了，经过几次改种，虽然捉住了一些苗子，但是，哪里经得住风刮沙打，慢慢地枯黄了。他们总结了第一年的经验，认识到要在沙荒立业，塞外生根，首先要制服风沙，而制服风沙的有效办法是实现大地园林化。从此，揭开了对风沙斗争的序幕。十年来，共植树五千万株，编织成一张巨大的林网，把全部农田笼罩起来了，同时开挖了大小渠道七十多条，发展清洪水地一万多亩，先后种草五千多亩，这对抗旱压沙改良土壤起了很好的作用。现在北旺庄农场五业俱兴，粮食亩产达到了一百七十五斤的水平，比建场的第一年增长了五倍。畜牧业和副业也从无到有得到了很大发展。参观完毕，农场款待了我们一顿丰盛的午餐。张英奎副场长指着桌上的饭菜对我们说：“这里除了食盐是从市场上购买的以外，其余米面杂粮，鸡鸭鱼肉，酱醋油酒，全是我们自己生产的。农场每年要支援国家大宗的粮食和副食品。十年的时光，对改造自然来说并不算长，抚今追昔，谁能不感到骄傲呢！”

北旺庄农场征服风沙的斗争，在全县发生了很大的影响，植树造林已经形成了风气。目前，全县大片的荒山荒滩及主要的河渠道路，都已有了林木，四十多个生产大队实现或者初步实现了园林化。我们曾在贾庄的村外经过，那里的群众在短短的七年里，一共营造了三条防风林带，七条护渠林带，一条环村林带，五条林荫大道，二百六十亩果园，零星植树

十六万株，和北旺庄一样也完全改变了自己的面貌。但是，从全县整个布局来看，林木的分布还不够平衡，处于断断续续的点线状态，也可以说仅仅形成了一个大地园林化的雏形。朔县人民政府为了迅速改变全县的自然面貌，最近重新修订了农田防护林带的规划，在现有的基础上设计了五条大型骨干林带及若干条主林带和副林带，共计长达一万一千华里，面积十三万亩。这个规划实现以后，全县二百三十万亩农田可以全部免除风沙的侵害，干燥的气候也会有所改变，以风大沙多著名的朔县，将要变成绿树成荫、渠水长流的塞上林园了。

桑干河畔绿无涯

离朔县东去，远远望见两条并行的林带，从西南管涔山下迤迤而来。林带中间，波光闪闪，一河静静的流水，直往东北方向蜿蜒而去。这便是著名的桑干河。

桑干河是一个多么诱人的地方呵！登上大堤，眺望河的两岸，农田连着牧坡，一片碧绿无涯，静静的群山，排列在遥远的天际。自古以来，不知有多少诗人歌咏过它，“雁门山色望中多，雨歇桑干涨绿波”，“渡头烟雨带云横”，“似雨疑烟看不足”。从这些诗句中，可以想象出桑干河是如何美丽了。

桑干河古名瀑水，上游称作恢河，发源于管涔山的北麓，进入朔县境内，同神头一带的泉水汇流以后，始称桑干河。据说因为每年桑葚成熟时河水干涸而得名。桑干河全长二百

二十多公里，流经朔县、山阴、应县、大同、阳高等县市，到河北省境内同洋河汇流以后，又改称永定河。全河共有十四条支流，支流上又有更多的小支流，象网状叶脉一样，布满了雁北全区，流域面积一万七千平方公里。据地方志的记载，古代桑干河流域就是一个风景优美、物产丰富的地方。但是由于历代征战频繁，大地植被遭受破坏，水土流失极为严重，到处冲得千沟万壑，支离破碎，一遇暴雨，便形成山洪，大小支流，挟泥带沙，倾泻而下，所以桑干河水的含泥量常常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。河水进入盆地以后，流速平缓，泥沙沉淀，河床愈来愈高，洪水骤至，渲泄不畅。从而使桑干河温顺的性格变得凶暴起来，美丽的面貌也变得丑恶起来。每年汛期，风势助着水势，横冲直撞，崩堤塌岸，经常泛滥成灾。地方志上关于洪水的记载很多，如说“桑干大水，春开秋冻，夏季汛涨，损伤人畜”。一九三九年，桑干河的支流浑河把浑沅县南关的房屋冲了个精光，有四千多人送了命。桑干河的下流，河水冲出峡谷以后，居高临下，泻入河北原阳盆地，象脱缰之马，四散奔流，常年浸水农田多达八十万亩。大水之后，往往接着大旱，赤地千里，颗粒无收。地方志上关于旱灾的记载，更是不计其数。水旱灾害连续袭击，农业生产不断下降，桑干河流域的广大人民，千百年来一直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着。他们是如何迫切地盼望着驯服桑干河啊。但是，旧中国的统治者，对于治理这样一条凶暴成性的河流，不但无能为力，而且往往用来作为敲诈勒索人民的借口，年年征收大批治河经费，纷纷落入了官僚们的腰包。

解放以后，雁北人民在政府的领导下，开始治理桑干河。